

匏翁家藏集

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六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歲月疲精神簞弄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蒙題品獨於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艸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役志於此忘情於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荊州示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蓋不必閱譜牒讀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而忘其詞之於

康樂何如也乃復爲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別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荊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爲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王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蓋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內今則別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說曰黃髮垂髫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益通而與清適宰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於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爲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貢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爲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辦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爲守也固宜然吾聞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蓋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邇者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爲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爲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一江爲秦李冰所鑿民堰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壞而水無所障然耳巡撫大臣因奏請立

監司官專領其事 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於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蓋君嘗爲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於法律當畱爲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爲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冤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況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爲世熙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寮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妄謁人居閒輒過其廬

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歎歎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爲獨得於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惠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以爲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沒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藁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駕空浮浪之語而有

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畱務清簡益得肆力於文益雖應人之求亦未嘗泛然苟作也故自弘治己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內閣大臣以纂修會典事嚴奏畱之予每與共食見惟立食已輒操筆屬艸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別予與文宗儒邀爲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蓋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

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愕眙明旦詣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爲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有四韻存稿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己未三月適是日復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爲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於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於二人擇之於先者之慎也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因臯陶而於夔龍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既長
好文以其父可臯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於予益
予與可臯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爲字者特本
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
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遠其言載於書者昭然
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變其氣質之偏以龍所
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絕讒慝之行而爲君
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黃氏二子字說

黃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頡之鵠頡之和仲復請
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

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爲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鶴鵠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爲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爲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內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鉉字說

陳世業農王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鉉鉉旣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鉉基不如待時爲字曰以時鉉也思而父命名

之意無情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
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庠乃
錢鏐奄觀鉅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
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
大父之意也蓋吾游南廡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
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
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
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於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
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蓋珉珉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
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溫潤而澤縝

密而栗王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璣之謂使良工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真可貴乎人之所以異於艸木鳥獸者其爲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人其實艸木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爲人之實而與艸木鳥獸異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真爲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璣美玉者如此瑋方登甲科爲世用如玉之薦於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矣而璣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鍊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爲石所扼且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爲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鍊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

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爲縣令皆有遺愛聲及召爲監察御史立朝侃侃聲益起內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彊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于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鍊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鍊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巡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鍊柯自號蓋欲厲乎已耳然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蕃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言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內地異也顧昔多辱名臣治

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皆
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益其以鎮靜爲功恩威爲德
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者非其材之大能
含蓄于蠶叢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
榦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
清適類乎此一鍤柯果足爲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
樗櫟何異故終爲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己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巖位遇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於朝廷
政論與聞本兵是寄益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
苟瘵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卻知

不足而心有餘既仆而興威未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
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宮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
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魏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
恩懇避莫諧貪榮是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知出無爲仁
而有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事
小恒施仁於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爲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
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芻蕘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收臣
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之資後樂
先憂期不負於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於清班載看群策之兼
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

代以來逮我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雲
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蓋必先擇于有司夫然
後獻之天子是惟聖祖敷求之意至于文孫恪守

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咕
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竝
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
之清問榮隨寵至感與媿并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知之資居

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

明好問而好察惟末學幸遇乎

大有作爲之主故直言得行

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

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被體禮儀稠疊顏面忸怩其
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茲寵遇相與告言一飯不忘

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
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 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 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虛叨厚祿已
玷清班 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爲臣不易孔子嘗
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
星惟茲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爲秦漢又越八
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爲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
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祥無非治理之
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效夏禹
之卑宮室禱祀之事旣絕陋秦皇之慕神僊戒敕儲貳之守成